

求偶難 The Mating Game

人口老化，出生率卻大降，這是文明社會最大的隱憂。怎樣鼓勵生育，幾乎是全球政制的當前任務。我曾經與性學家吳敏倫教授共同主持了一個〈食與性〉的課程。他講性，我講吃。他說：「沒有性，就沒有下一代，人類就要滅絕！」我說：「沒有吃，人類就要餓死，滅得更快！」

其實遲早都是死，食與性同樣重要。奇怪的是，我們愈來愈變成一個食的文化，上天下地找尋好吃的東西；對於製造嬰兒，卻好像興趣不大，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？

有一套 BBC 製作的紀錄片集，叫做〈交配遊戲〉*The Mating Game*，紀錄了多種生物的求偶方式。原來為了傳宗接代，地球上很多生物都要排除萬難，甚至犧牲性命，一輩子只為生兒育女而來。

為了完成使命，海陸空的生物，都要費盡腦汁。有一種生活在沙漠的蜥蜴，它們必須有巢在沙堆中，才可以引得美人歸。但是在沙中建巢，一陣大風就會把它摧毀。有這麼一只倒霉的蜥蜴，好不容易把巢築成，然後出盡渾身解數，尾巴不停上下擺動，才引來一只雌蜥蜴。但是她已有自己的巢，不肯跟雄的走，雄蜥蜴只好跟去她處。可是當牠回到自己的巢時，卻發現已被他人所霸佔，好不容易趕走侵佔者，巢卻被風吹毀了，結果是「人財」兩失。可見沒有樓娶不到妻，有樓也不一定成功。

有一種鷹鳥，產蛋後雌雄必須互相配合，輪流把蛋孵出，因為母鷹產蛋後已經精疲力盡，必須飛去大海補足營養，然後回來與留下孵蛋的雄鳥換班，讓雄鳥飛去補給。

可是如此患難夫妻也有出軌的危機：有一隻母鷹回到巢來，發現自己所生的蛋被推出巢外，另一只分明是外遇所生的鳥蛋卻牢守巢中。母鷹當然立即奔去保護自己的蛋，但是牠很快就發覺，那蛋已經在巢外枯死。牠傷心了一回，最後還是決定要去孵育那並不屬於自己的蛋。最有趣的是，當牠再次外出補充養份回來，碰到雄鷹不但沒有責怪牠的不忠，反而在牠面前擾首弄姿，兩鷹恩愛一番，才去照顧鷓鴣鳥。如果是人類，恐怕一早吵得天翻地覆了。

在夏威夷有一種火雞，雄多雌少，覓偶甚難。因此雄火雞往往兄弟成群，一起外出獵艷；長兄的角色是尋找雌性播種，弟弟們就要負責擊敗所有對手，為兄長爭取時間完成任務。過程中只有長兄獨佔春色，但是對於弟弟們來說，只要家族的基因留存下去，就是生命的全部意義，各就各位，毫無怨言。

在夏威夷還有一種帝王斑蝴蝶，一輩子就是為了交配而來。它們從蟲成蝶，一身色彩只為了吸引異性。但是出生時就知道沒法捱得過冬天，因此每年都要來一次大移民，飛越三千里路到達墨西哥的雨林，在那裡靜候春天一來，便立即找尋對象。路途遙遠，很多半途喪命，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餘下的就找當中最壯健的雌蝶，用武力把它從空中撲到地面，完成周公之禮後，便安心死亡。這種只為延續後代的生存方式，是否也可歌可泣？

還有一種活在海底深處的魚，很難遇到同類。一旦遇上，雄的就會把自己附在雌魚的身體，成為它的魚鱗，從而把精子傳到對方體內。當然，從此雌雄就血脈相連，至死方休，真的是婚姻的天長地久！

對雌雄同體的扁蟲來說，受孕卻是一場決戰。看來他們都無意照顧下一代，雙方都要盡量避免被對方的利爪擊中，因為被擊中的任何部份，都會成功受精。一場大戰過後，輸掉的一方不是遍體鱗傷，而是全身受孕，只好準備做單親族，獨自撫養幼兒。

為了交配而死亡的生物也有不少，例如有一種蚱蜢，雌的會發散出一種香氣，讓雄的嗅到了就拚命追尋。雌的比雄的強壯，等雄的到來，就立即撲上，先把頭咬斷，盡情吸食。而丟了頭的雄性，仍然會不停地往她身上射精，直至全身枯乾。真的是愛你愛到吞下你！生物界的 **fatal attraction** ！

人類求偶難，生物界求偶更難；自然界的求偶純粹為了傳宗接代，不像人類求偶那般節外生枝。但是基本都是由雄性大展拳腳，不是鼓氣挺胸把自己裝得強大，就是向雌性展露羽毛。互相吸引，是求偶的起碼條件，不然何來下一代？

其實上天還是偏心人類的，人類是唯一可以視性愛為娛樂（**recreation sex**）而不以生育為目標的動物，不然每次做愛都做出一個孩子來，豈不恐怖？也許問題就在這裡，人類只想「做愛」，並非「造人」，漸漸連愛也懶得做了，無數等着出生的嬰兒就無法找到門路。

況且交配也要講緣份，看看我們的大熊貓，不是朝夕相對或同聲同氣就能促成好事，無論你怎樣把牠們關在一個籠裡，也不一定生情。

生物界要延續下一代，苦心如此。人類如果不願費勁，就要妙想天開，可請每個不願生育的男女把精子和卵子捐出，交由「造人工廠」大量製作。這樣不但可以選擇性別、樣貌、智能，甚至可由機械人撫養，不必勞心勞力，齊齊進入科幻時代，造科學人！